

眼看女孩要落海 教授机智施援手

装作拍照，与人配合将其抱离海边

这两天，网上一段救人的视频火了，11月10日傍晚，烟台一高校的赵教授和段教授在海边拍日落时，发现一女孩好像要落海，担心其遇险，两位教授急中生智与众人合力将其救下。12日，记者联系上了烟台科技学院文化传媒学院的赵保国教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冬梅 王妮

据赵教授介绍，11月10日下午4时许，他和同事段轩如教授忙完工作返回途中，路过龙口市东海旅游度假区月亮湾海水浴场，准备在海边拍日落，发现一名女孩站在海边。“她站在栈道上，任由海浪拍打脚下的石台，在那个背景下，比我们的模特都美，我们就忍不住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赵教授说。

照片显示，女孩外穿白色羽绒服，羽绒服下是红色的裙子，双肩背着一只浅褐色小包，双手插兜，一个人站在海边，衣服都被海浪打湿了。

“我们拍完日落后，前后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发现她还在那里站着，一动不动。这时天色已晚，海水不断地拍打在她身上，她也不躲。这时候我们觉得不对劲了。”赵教授说道。“她为啥还不赶紧回家？如此冰冷的海水，她为什么一点都不躲避？”正当两位教授纳闷之际，女孩开始把包摘下来扔在平台上，接着把白色羽绒服也脱掉，扔在了平台上，只穿了一袭红裙，并任凭冰冷的海水湿透裙摆和其脚上的棉鞋。

“这时候我们就怀疑，她可能会跳海。”赵教授说，于是他和段教授分头行动。赵教授跑向栈道南端，向附近的渔民和钓鱼的市民求助，以备红衣女孩真的落水可以及时施救，段教授则以拍照为掩护伺机靠近。

通过相机镜头，段轩如发现，女孩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如果不贸然进行施救，很容易刺激她。而此刻，水深、风大、天黑、浪



站在平台上的女孩。



女孩脱去羽绒服。



救人瞬间。

急，其一旦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救援难度将大大增加。

此时，正巧有两位从月亮老人景点游玩归来的市民从段轩如身边经过，段轩如抓紧时间求救。“老哥，前面那个姑娘好像要落海，这样，您和这位老哥假装照相，我在这个位置帮您取景，您俩赶紧过去，把她抱住拖回来！”段轩如急切地求助让两位好心人迅速领会意图。两人迅速达成默契，慢慢走到平台上。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红衣女孩发现身后有人即将转身的时候，两位好心人迅速出击，从身后将其抱住。

另一边，跑到附近向渔民和钓鱼者求助的赵保国，也已带人回来。“姑娘看上去20岁左右，当时她不断挣扎，想跳海，什么也不说一直在哭，我们就慢慢安抚她。”最后在两位教授和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将其带到好心人的车里，并开启空调取暖。

赵保国教授说，因为要着急赶回蓬莱参加学校晚上的活动，在让好心市民继续做好安抚工作后，他和段教授就先行离开了。

短短两天之后，网上出现了一片好评，都说是两位教授救了红衣女孩。赵保国教授告诉记者，“这是众人合力的结果，是段教授和两位好心市民将其抱离海边的，等我带着渔民赶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将人救下。”赵保国称，救人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他们更担心女孩现在的情况。“也不知道她如今怎么样了？”赵教授也希望通过媒体，感谢真正救下女孩的两位好心市民和其他伸出援手的市民。

(受访者供图)

壹点帮力
报料平台：齐鲁壹点情报站
报料热线：13869196706

去年6月，济南市民张先生签下三年合同将一套房屋托管给山东简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家公寓”)，今年9月，简家公寓提出把房屋转给其他托管公司，张先生未同意。没想到两天后简家公寓突然清空房屋，还把屋内三台空调拆走了，这让张先生无法接受。



被拆下的空调仍未安装回去。

“托管公司咋拆走了我家空调”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威云雷 实习生 刘欣欣

市民：
签了三年房屋托管协议
托管公司中途提出转租

张先生在历城区山大北路有一套房屋，平时他把房源信息挂在某网站上招租。去年5月，简家公寓一名业务员联系到他后，双方签下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出租代理期自2020年5月18日至2023年9月3日，每一合同年度的年初顺延30天为免租期。双方约定每月租金2700元，按季度支付。

据张先生介绍，前期简家公寓一直按时支付房租，但在今年9月中旬，简家公寓的业务员突然联系到他，提出要把房子转给另一家房屋托管公司，由于房子被转租后月租金要降到2000元，他没有同意。

“我说你们要是不租的话把房子还给我就行，按照合同应该有三万元的违约金，我也不要了，只要他们把两个月免租期的钱补偿给我就行。”张先生说，原本他以为简家公寓会按照他的要求给予补偿并和他解约，没想到过了两天他到房子里一看，发现屋内物品已经被搬空，甚至连三台空调都被拆走了。

张先生告诉记者，空调被拆走后，他不断催促，后来简家公寓的工作人员才把空调还回来，但只是把空调放在了门口，并未安装回去。

“从9月到现在，一直没给我一个说法，电话打不通，去他们公司就说领导不在。”张先生说，截至目前简家公寓还未和他正式解约，房屋钥匙和电卡都在他们那里，按道理说合同还在继续履行，但从9月至今对方就未再支付过房租。

简家公寓：
工人误以为
空调是公司的

11月10日下午，壹点帮办记者来到位于文化东路的山东简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简家公寓运营部。不过，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理不在，让记者留下电话，称他们经理会回电。但截至下午5点，记者未收到回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天眼查App显示，山东简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在天桥区市场监管局登记，从去年10月起，该公司牵涉多起法律诉讼，绝大部分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和委托合同纠纷。去年3月，该公司因“改变原设计房间最小出租单位进行出租”被执法部门罚款3万元。今年7月，该公司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1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简家公寓运营部。一名工作人员仍表示公司领导不在。不过，据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公司和房东解约有两个程序，一种是正式的解约，交割完物品后会有交割单，另外一种是口头解约，房东不租了他们搬完物品后就会把合同处理了。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她了解，之前公司区域经理和张先生商量转租事宜时，双方应该协商过合同的问题，因为如果张先生的房屋租金过高，他们不租了，肯定会牵扯到退租或者转租的问题。

不过，张先生称他当时并未同意转租。简家公寓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已经把张先生的东西搬完了，应该是已经解约了。但张先生却表示，双方还未正式解约，也未办理交接手续，自家的钥匙和电卡都还在简家公寓那里。

公司为何在清空房屋时拆走张先生家的三台空调呢？工作人员解释，可能去搬东西的工人误认为空调是他们公司置办的，所以一并给拆走了。不过，后来得知空调不是公司的后，他们又临时找了个安装师傅去安装，但张先生没有给开门，安装师傅等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把空调放在门口走了。

至于张先生提出诉求以及此事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工作人员表示，张先生很多说法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具体情况需要由公司领导答复，并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称公司领导会回电。不过，截至11月13日晚10点发稿前，记者仍未收到简家公寓方面任何回电。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蓝峰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森

汶上好弟媳于敬茹，35年照顾失明的大伯哥 “那有啥，不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么”

福利彩票 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康岩

1986年的腊月，于敬茹和丈夫郗来霞在哈尔滨相识、结婚。婚后没几个月，于敬茹提议想要去“关里”看看。1987年的春天，她们来到丈夫郗来霞的老家——济宁汶上杨庄村。“越往村里走，心里越凉。那时候的杨庄村感觉要比哈尔滨落后十年。”于敬茹说，“可想着只要我们俩踏实肯干，还能过不好吗？”直到见到大伯哥郗来顺，她有点打退堂鼓了。

丈夫的四哥郗来顺小时候一场大病后双目失明，生活难以自理。为了讨生活，郗来霞照看着两位老人和郗来顺，直到于敬茹嫁到郗家。“虽然老是跟老郗闹着想回哈尔滨，可是看到大伯哥和家里二老那个难劲儿，我就不自觉地照顾上了。就为了心里头踏实。”

丈夫有木工手艺，自打哥哥

57岁的于敬茹，自22岁从哈尔滨远嫁到济宁汶上，就一直照顾着双目失明的大伯哥，始终不离不弃。如今于敬茹来到济宁城区打工，也没忘带着失明的老哥哥，对于这35个年头的默默奉献，于大姐笑着说：“那有啥，不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的事么。”

和二老有人照顾以后，郗来霞便到处跑工地去给人家“支盒子”，家里生活也好过了一些。粗茶淡饭、平静温和的生活，在小儿子出生后被打破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特别缠手，家里的几亩地还得种，本来稍微轻快点儿的日子又难过了。”于敬茹说。

丈夫在外打工，家里共5亩多地的活就落在她肩上。每天一早安置好二老，喂完孩子，她便带着大伯哥坐到田边上目光所及处，自己下地干活。

1986年汶上县被国家和山东省分别批准为优质棉基地县和出口基地县，所以地里种的都是棉花。于敬茹说，这对只有“苞米”种植经验的她来说简直是灾难，连续两个春秋冬夏，该收获的棉花都是稀稀拉拉，急火攻心的于敬茹病倒了。郗来霞彻底放弃了外出打工。

“好在后来当家的回来了，我就能专心照顾老人孩子和大哥了。”往后这些年，郗来霞把地收

拾得特别好，又种了一些小麦和玉米。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省心，生活好起来了，大伯哥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2020年年底，于敬茹的小儿子在汶上举办婚礼。“现在终于熬出来了，家里的那些地大部分都流转出去了。”于敬茹说，今年年初，亲家给她们两口子在济宁城区找了做门卫的工作。

“当时，我和郗来霞商量，咱走了大哥咋办？老郗说‘这好办，把大哥带上呗’。他这一句话，就把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解决了。现在，我们就在附近的小区给大哥租了一间小屋，每天晚上把大哥带过去休息，第二天一早，给大哥收拾好，我再把他带到我的传达室。”于敬茹说。

怎么看待他这个弟媳妇？“当初，俺弟弟跟我说他也要去哈尔滨的时候，我觉得天塌了，家里只有二老和我，未来的生活，我还有啥指望。后来，弟弟带着弟媳回到杨庄村，在往后的35年，我被照顾得妥妥当当。”郗来顺说。